



向往
风景

风雪跑马山

□徐子鸣

真是难以料想到，正是人间四月天，在四川甘孜藏地，却遭遇了这么一场大雪。

沿着318国道，车至二郎山，雪花已如梨花瓣一般纷纷扬扬地洒落下来，黏挂在山坡的树林上，迷迷蒙蒙地呈现出一片灰白状。几辆重型货车停在隧道口附近，司机忙不迭地给车轮装防滑链。我们的面包车也开进边上的一个临时停车场，让我们在纪念碑前拍照留影，司机师傅说：如果不是通了隧道，按以前的盘山公路开上去，这辆车子也够呛。过去有句老话：“车过二郎山，像进鬼门关，侥幸不翻车，也要冻三天。”对于二郎山，我们大概是从一首《歌唱二郎山》的歌曲中久闻大名的，谁都会哼唱两句：“二呀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这座横亘于川藏线上的第一咽喉险关，海拔3437米，以陡峭险峻、气候恶劣而闻名，素有“千里川藏线，天堑二郎山”之说，不过现在打通了4180米的隧道，仅十几分钟时间，就可轻松过去。几个同伴由此对漫天飞舞的雪花毫不在意，纷纷到小摊贩处挑选、购买山货，有位花300元钱买了一大块野蜂蜜，回到车上，大家还对此货究竟是真是假争辩不已。

经过泸定县，参观了铁索桥后，到达康定县城已是下午四点多。一下车就打了个哆嗦，天空浓云密布，雪下得越发大了，风卷裹着棉絮似的雪片，一团团、一簇簇地不断飘洒着，街道两边的积雪盖过了脚面。入住县城中算是较为高档的酒店“拉姆则林卡”，几位没带够衣服的小伙伴，赶紧上街购买羽绒服。我穿上有羽绒背心的防风衣，倒是足够对付寒冷了，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就独自顶风冒雪，沿着折多河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一阵。河水非常湍急，发出震耳的“哗哗”声，河对岸高耸的山冈，峰顶白雪皑皑。我曾看到过康定的一张航拍照片，整个老县城夹峙在山缝中，海子山、折多山和贡嘎山由北向南纵贯全境，雅拉河与折多河交汇，形成康定河后纳入大渡河，有着“三山怀抱，二水夹流”的美称。因位于四川盆地西缘山地与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青藏高原的要冲地带，这儿自古就是茶马古道的重镇、汉藏文化的交汇中心。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建西康省时，省会就设于此。

晚饭时，查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明天的雪还会停歇，大家开始为旅程担忧起来。我侥幸地想，春天的天气多变，说不定明朝雪霁云开，而春雪溶化是很快的。然而第二天一早醒来，推开窗户瞧去，外面银装素裹，雪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导游忙着联系原定要去的野人海风景区，最后被告知因大雪封山，上面的木格措湖已经关闭。大家嚷嚷道：不管风雪再大，跑马山一定得去！康定因一曲誉满全球的《康定情歌》，成了“情歌的故乡”，而《康定情歌》则是源于跑马山。“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我们可是自小就会吟唱的。据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向全世界推荐过十首最具影

响力的民歌，中国仅一首入选，就是《康定情歌》。大家辛辛苦苦跑到康定，连跑马山都没去过，可就亏大了。

好在跑马山风景区紧邻县城的南边，大家在雪地上“吱嘎吱嘎”地走了一阵，很快就抵达。导游带领我们到缆车售票处，居然还开放着，但还没一个游客乘坐过。也幸亏有缆车，说是平时爬上去也要两个多小时。缆车缓缓上升，我们望下去，附近的山头 and 树林都被白雪覆盖，一片洁白，颇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感。上到山腹处的一个平坡，当地藏族人称为“拉姆则”，意为“仙女山”。传说公元八世纪七十年代，印度莲花生大师派弟子来此地传教送经，见山势秀雅怡神，写了《拉姆则》一书加以赞颂，从此“拉姆则”之名流传于世。到了清代，当地土司于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都要在此祭拜山神，并举行赛马会，远近农牧民中骑马高手都会前来参赛，久而久之，本地人就通俗地叫为跑马山了。

山间的风似乎更强劲，雪片打着旋飘到脸上冷飕飕的，地上积雪没过腿肚子不断灌进鞋子，但我们全然不顾，兴冲冲地跑进“情人广场”，这是我臆想的名字，因为前面一块石壁上，赫然刻着一个硕大的“情”字。这儿的雪地一片晶莹，不见一个脚印，周围琼枝玉叶、粉装玉砌，与地面皓然一色。大家如孩子般地嚷叫起来，“咔嚓咔嚓”地在晶莹的雪地上踩下自己的脚印。不知是谁先扔来一个雪球，于是大家纷纷裹起雪球，互相扔将起来，一场雪仗顿时开打……从缆车上下来，还有一段斜坡，上去容易下来难。我第一个走下来，小心翼翼才迈几步，就一屁股摔在了雪地上，后面的同伴哈哈大笑起来，但他们的笑声未落，也一个个地摔倒了。于是大伙儿索性坐滑梯一般，翘着手脚滑了下来，有几位冲劲十足，滑到最后刹不住，顷刻间来了个嘴啃雪，大家的嬉笑之声更是响成一片，伴着雪花回荡在天空。虽然在跑马山，我们没到上面的五色海，也没好好参观吉祥禅寺、凌云白塔和飞云廊、观音阁等景点，但在风雪中这样酣畅爽快玩耍，似乎人也变得纯洁和年轻了。



父亲的
退休生活

⑨

想唱就唱

□蒋静波

在奶奶的百岁冥辰日，奶奶的遗像前放着一只手机，手机循环播放着《天堂上的妈妈》：“是你把我生下，你又含辛茹苦把我抚养大……天堂上的妈妈你还好吗？”歌声情真意切，让人听着唏嘘。

姑妈听了，惊奇地对父亲说：“咦，这个歌星的声音有点像你。”

父亲一笑：“我不能当歌星吗？”

姑妈愣愣地望着父亲，我们姐妹则偷偷发笑。姑妈不知道，原来这位“歌星”就是父亲。

父亲从小喜欢音乐，尤其爱好唱歌。他嗓音明亮、音色优美，走到哪里，歌声就飘到哪里。初中时曾自学二胡、笛子、箫等乐器。在中专读书时，他成为学校合唱团的成员。父亲刚踏上教育岗位时，因是单班村校，晚上学校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人，于是他买了《外国国歌200首》《革命歌曲大家唱》等好几本歌曲集，唱歌解闷。白天他将自己新学的歌曲教给学生。为了学生的“六一”演出，他自学了口琴，以口琴声为他们伴奏。如果父亲生长在现在，他也许能在音乐天地中走得更远。

我童年时，父亲在故乡蒋馥浦小学教书。农村生活单调，星期天父亲常带我到学校的办公室去，父亲边晃着身子弹风琴，边放声歌唱。我坐在风琴边，有时也跟着哼几声。晚饭后，父亲搬出一把椅子，或拉二胡，或吹口琴，或唱一段京剧样板戏、几曲民歌。随着我们姐妹书包的日益沉重，父亲对唱歌、拉琴的兴致骤减，很难听到父亲的歌声，但家里那台红灯牌收录两用机，仍不知疲倦地唱着各种歌曲。直到二十年前，女儿啾呀学语后，父亲开始教她唱儿歌。后来，父亲教女儿学弹电子琴，教她乐谱知识。

今年夏天，大妹对我说：“我手机里下载了一个K歌软件，可以练歌、唱歌、发表歌曲作品，甚至可以参加唱歌比赛，可好玩了。”

“你打开软件让我看看。”一旁的父亲听了，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大妹打开软件，教父亲如何操作。饭后，父亲马上对着大妹的手机唱了首《小城故事》，大妹将父亲唱的歌曲作品发在家庭微信群里。父亲本来就唱得好，加上音乐伴奏，歌声更加动听了。

父亲听到自己的歌声，感觉不错，迫不及待地大妹说：“给我也下载这个软件吧。”

从此，唱歌成了父亲生活中的一部分。开始，他每唱一首，就发微信分享给我们。后来，我和小妹干脆下载了同款软件，去那里听父亲新近发表的歌曲作品。我写此文时，打开父亲K歌软件的主页，发现他已发表越剧、京剧、口琴独奏、民歌、流行歌曲等166首，粉丝101人。算得上是K歌达人了。

大妹买来耳机送给父亲，说唱歌时戴上耳机可以减少杂音。小妹送父亲一只苹果6S手机。有了好的硬件设施，父亲唱得更欢了。

一次，我到父母家去，上楼时已听见父亲的歌声，敲门，不应，喊他，不理。我只得放下重物，掏出钥匙开门。打开门，见父亲就站在客厅中央，戴着耳机，一手握手机，一手挥舞，正引吭高歌。我站在他面前，大叫“爹爹”。他瞟我一眼，不慌不忙地将歌曲唱完，然后摘下耳机，抱怨道：“被你这一声喊，这首歌的评分就低了。”父亲说过，只要唱起歌，什么烦恼事都会烟消云散。

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唱自娱，提升了父亲的自我感觉和表演欲。之前，去KTV包厢K歌时，父亲坐在角落里，总是静静地听我们姐妹和孩子们唱歌。请他唱时，他要么推辞，要么勉强唱一首，低调而谦虚。如今，父亲只要一拿到话筒，就不会轻易放下，什么怀旧、流行的歌曲，唱起来都得心应手、信心百倍。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手机里响起父亲刚刚发表的《歌声与微笑》，我微微一笑。是呀，中年的我，能常常听见老父亲悦耳的歌声，心中能不流淌出会心的微笑吗？

总第6297期 配图 张柯 投稿邮箱：essay@cmb.com.cn

